

乔纳森·格里尔博士，考古学和旧约

，第 3 部分，早期以色列

© 2024 乔纳森·格里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三节，早期以色列。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将开始扫视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的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大图景，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三个 C，并且也了解了不同的方法论如何在圣经和圣经中发挥作用。考古研究。因此，当我们谈论考古学和旧约或考古学和古代以色列时，我们从我在之前的讨论中向您提到的 Merneptah 石碑或 Merneptah 石碑开始。所以，这是它的另一张图片。

对于埃及的年代学，人们对它的年代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它的年代要么是公元前 1229 年，要么是公元前 1209 年。所以，这是历史时间框架的大局。有些人会把这个时间定在出埃及前后，或者早一点，或者晚一点。

关于出埃及是如何发生的有一个讨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幻灯片中讨论这一点。但这是，当我们谈到考古以色列时，这是我们第一次提到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

这块石碑的片段是很久以前，即 1896 年，由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发现的，他是一位古怪的、在很多方面都有问题的考古学家，他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开始弄清楚地层学的工作原理，并且早期约会方面的尝试，而且他在知识和对古代世界的把握方面也非常天才。但这是法老梅内普塔的胜利赞歌、胜利石碑，他正在庆祝他对许多不同民族的胜利。古埃及人有敌人，他们将其归入九张弓的标题下，这九种埃及传统的敌人。

在我将在这里阅读翻译的赞美诗的一个部分中，这就是 Merneptah 所说的。酋长们俯伏在地，说：“和平，九弓之中没有一个抬起头来，埃及的宿敌。”利比亚被占领，哈蒂被平定。

迦南被掠夺，有些人会争论这首赞美诗中的环形结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将哈蒂视为一个大区域，更具体地说是迦南，以及哈蒂和迦南实体内的一些城邦和人民。

阿什凯隆被带走了。盖泽尔被俘。耶诺安被抹去不存在。

以色列被浪费了。它的种子不是。是后代啊

而库鲁也因埃及而成为寡妇。所有的土地和平地团结在一起。那些四处走动的人都被上埃及、下埃及的国王征服了，然后在他赐名梅尔内普塔之前获得了许多头衔。

因此，在这里我们提到了以色列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城市亚实基伦和基色。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书写方式。你在屏幕上看到它，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写的。

我把它翻过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左到右阅读。但这是名字 Yisra'el，它实际上是一个 R，但 R 和 L 从闪米特语变成了埃及语。但我想指出的是词尾的这些标志。

这些是埃及语中我们所说的决定词，但你不读它们。这就是以色列或伊斯拉尔。然后，这些会告诉您有关它前面的单词的一些信息。

因此，这些限定词也用于阿卡德语。它们出现在单词的开头。但在埃及，他们追随亚实基伦和基色，而不是坐着的男人，坐着的女人，有一个带有三种凹凸的符号，表明他们是城邦，已建立的民族。

这里的扔棍表示他们是外国人群体，三划，复数划，表示复数。因此，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以色列视为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与阿姆、基色和亚实基伦作为城市中定居的民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这很有趣，因为它与圣经文本中对早期以色列的描述非常吻合，无论是出埃及后不久还是士师时期。

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大多是四处迁徙的民族，牧养羊群、绵羊、山羊和牛，住在帐篷里。许多学者指出了确定考古以色列的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正如我之前

提到的，温和地说，存在关于这个以色列是谁以及这是否是圣经中提到的同一以色列的争论。因此，我们需要更多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这是以色列的第一种名字识别。但我们想要引入的另一个主要数据是公元前 12 世纪和 11 世纪的定居点爆炸。这是基于不同考古学家整理的不同考古时代聚落变化的调查数据。

所以，如果我们有青铜时代晚期，大约 1550 年到大约 1200 年，在青铜时代晚期，在青铜时代晚期，我们没有太多的定居点在这个时期有人居住。所以，有些人会说低于 100 个。所以，根据拉里·斯蒂格 (Larry Steger) 的统计，我们在迦南有 88 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定居点，特别是在丘陵地区有 36 个。

那是青铜时代晚期的结束。现在，在铁器时代 I（从 1200 到 1000 左右）发生了什么？人们现在把铁 I 号和铁 II 号之间的过渡期拉长到 10 世纪后期甚至 9 世纪。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或者是 10 号以后的事。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我们的定居点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丘陵地区有 88 到 678 个、36 到 319 个定居点，多达 678 个。然后它继续延续到十世纪或九世纪的第二个铁器时代。

因此，在铁器时代 II 中最多有 852 个，特别是在丘陵地区有 557 个。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定居点。这些是青铜时代晚期超级大国的残余或这些青铜时代晚期超级大国的附庸，我们很快就会讨论。

然后，定居点的爆炸式增长无法用人口繁殖的角度来解释。这不是统计学家告诉我们的。这是太多的增长和太短的时间。

所以，这非常适合一群人安定下来。很多人会把这两个证据放在一起，即梅尔内普塔石碑和这次定居点爆炸，然后说，这里有古代以色列，古代以色列。问题依然存在：它们从哪里来？第三部分是对这些不同聚落的物质文化的讨论。

传统上，考古学家注意到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即有一个庭院、两个侧室和一个后室的四室房屋。请注意，这种建筑风格与定居点爆炸相结合。我在爆炸中

也没有提到，很多这样的网站，网站的扩散都是在以前不是青铜时代晚期网站的网站上，只是为了说明明显。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更多的地方定居。传统上，这些人具有许多建筑 and 材料特征。四室房屋，带凸缘的储罐，是一种大型储存谷物和油的容器，具有独特的边缘和颈部，可以识别。

梯田耕作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一项创新，或者至少是一种扩展。蓄水池是这些大型洞穴，在地形的低点挖掘到石灰岩中以收集水，然后在收集水之前将其抹灰。然后，作为一个处理动物骨头的人，我感兴趣的特殊饮食模式。

从我的动物骨骼导师布赖恩·黑塞开始，考古学家注意到动物群特征上的区别，来自山区遗址和沿海平原遗址的动物骨骼遗骸，传统上与以色列和非利士有关，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动物骨骼遗骸。非利士传统中心地带沿海平原的猪骨头。现在，他建议谨慎地将这一点应用于任何种族名称，但大多数学者将其抛之脑后，并继续将任何没有猪骨头的地点与以色列人一起识别，并将每个有猪骨头的地点与非利士人一起识别，这并不是什么他说。我们还有另一个难题，那就是迦南人，他们也不太喜欢猪。

因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关于我们如何使用猪骨头的争论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其他功能的争论仍在继续。在传统上不属于古代以色列的地方发现了四室房屋，因此带颈圈的房间储藏罐和露台很难确定年代。

事实上，许多与铁器时代有关的事物实际上要晚得多。同样，对于蓄水池来说，很难确定年代，许多蓄水池早于任何历史上的以色列和饮食模式，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是数据，但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它很复杂，而且是片面的，并且可以在此之上放置不同的解释框架。

现在，当我们思考考古学的以色列时，我们还需要讨论一项重要的数据，那就是回顾世界历史的大局，回顾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之间的过渡。第一时代。许多学者会注意到一场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 1200 年的重大崩溃，当时在青铜时代晚期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现在停止了运转，有些甚至永远消失了。因

此，在青铜时代晚期，您会记得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些文明中心。我们拥有埃及这个超级大国。

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几个不同的超级大国：一个在南方，巴比伦，一个在北方，亚述，以及在他们之前的米坦尼。然后在西方，我们在安纳托利亚有赫梯王国。这些超级大国数量很少，而且规模很大，他们会在奥龙特斯河北部圣经之地的卡叠什战役中，赫梯人和埃及人著名的对峙中争夺这片土地。

因此，赫梯人和埃及人之间存在这种推拉关系。最终，和平实现了，埃及统治了圣经中的土地、以色列、巴勒斯坦。因此，在这个地区，他们会有前哨基地和埃及前哨基地，这些都已通过考古发现。

我们可以识别埃及的物质文化。我们还注意到大量与当地迦南文化混合的混合文化。但这些震中向埃及报告。

通过阿玛纳的档案，我们对这一时期有了深刻的了解，阿玛纳位于尼罗河中游，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尼罗河的流动，沿着尼罗河上游。这座城市是所谓的异端国王阿肯那顿和他的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的城市，这是写给他们在黎凡特诸侯的信件集。这些都是令人着迷的信件。

这引起了相当的兴奋，一开始非常兴奋，因为他们经常提到这些哈比鲁或这些阿皮鲁，这些没有土地的掠夺者会来摧毁城市。人们一直在等待读到其中一位可能被命名为约书亚或类似的名字。事实上，我们知道其中一些封臣的名字，圣经材料之间的联系有点像这样。

因此，对于那些理解此时已经发生的出逃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复杂的情况之一，因为埃及似乎牢牢控制着这片土地。即使你收到这些城邦的不同统治者写给埃及国王的抱怨信，说，嘿，派你的军队来，我们是你忠实的封臣，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埃及对该地区的控制。

但到了 12 世纪末，这种控制开始有所放松。到了 11 世纪，埃及完全从这个地区消失了。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嗯，首先，证据。

我们有破坏层，主要城市的破坏层不仅遍布黎凡特南部地区，而且远至爱琴海，伟大的迈锡尼文明已经崩溃。整个安纳托利亚，赫梯首都哈图沙此时被摧毁。塞浦路斯有一些破坏，但也有一些延续。

然后是埃及和黎凡特。所以，我们也有文学描述。最著名的是位于梅迪奈哈布 (Medinet Habu) 的拉美西斯三世 (Ramses III) 太平间神庙，里面有对所发生事件的图像和铭文描述。

在这个场景中，你看到的是一群被束缚的海洋民族，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一个被称为佩莱塞特的特殊海洋民族。但这些都是相当怪异的，其中一些你读过的文本。我们也收到了乌加里特的来信，这让我想起了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笔从纸上跑了出来。

那么，谁来了？好了，我们对拉美西斯三世的伟大胜利有了这样的描述。当然，埃及国王就像《圣经》之外的所有古代近东国王一样，从未失败过。即使他们输了，他们也没有输。

即使我们双方都在战斗，他们也从未输过。因此，在他的版本中，他谈到了他如何摧毁这些来自西方的掠夺者，这个群体，这个所谓的海洋民族联盟。

Chekher、Shekelish，所有这些都是来自西方不同民族的名字。

现在我们了解到有些人也来自安纳托利亚，他们袭击了地中海东岸，拉美西斯三世挡住了他们。所以，他有这些关于海战的伟大图像描绘。有陆战的图片。

然后他说他把他们安置在他的边境上。他把这些战败的民族安置在边境。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如果你想把敌人安置在边境上的话。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埃及人为您报道的。因此，海洋民族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埃及却勉强坚持了下来。事实上，拉美西斯三世是这个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法老，在我们陷入困境之前，在埃及开始失去对黎凡特的控制之前。

但在埃及铭文中，这些海洋民族之一被称为佩莱塞特 (Peleset)、PLST、佩莱塞特 (Peleset)。那里没有元音，但我们可以放一些元音进去，听起来确实很像非利士

人。事实上，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实际上是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是这些海上民族的一个子集；至少第一代可能正在浪潮中。

现在有很多关于非利士文化与闪米特文化融合的讨论。根据对此的初步理解，非利士人的定居点可以通过特定的物质文化来识别，这与我之前谈到的山地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特殊的壁炉结构、猪骨的存在以及与爱琴海陶器相关的特殊陶器风格。

非常令人兴奋的是，这种文本和文物甚至图像的结合再次将非利士人置于南部沿海平原，就在崩溃的时间。因此，这与圣经中沿海平原的非利士人和山区的以色列人之间冲突的早期故事非常非常吻合。然而，物质文化描绘的画面与我们在圣经中的想象有些不同，我们想象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偏见而更加复杂，而非利士人，如果你在字典中查找非利士人，这是一些粗鲁的人。

你可以看到，这逐渐成为对物质遗存的解释，而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非利士人是国际航线所经过的平原上的世界性居民，而以色列人是局限于山地的山地民族。所以，这是一些文学描述。

乌加里特人的信件冷冷地谈到看到船只并想知道是否会有任何帮助，然后我们突然结束了这些信件。最近的研究已确定环境因素是这种剧变的触发因素。严重的干旱导致了一系列干旱。

然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权者就会争夺这些资源，从而引发一波政治动荡。包括但不限于这些海上民族从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迁移到地中海东海岸的新土地。由此我们看到的后果是，一些伟大的文明，即安纳托利亚的白垩纪文明和爱琴海的迈锡尼文明，都已不复存在。

这是这些文明的终结。我们还看到海上贸易和进口突然结束。黎凡特南部正在发生去城市化，但有一定的连续性。

因此，对于大多数事情，我们都是概括性地讨论。亚述似乎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塞浦路斯的某些地区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总的来说，当我们在黎凡特南部的遗址进行挖掘时，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青铜时代晚期层之间的区

别，在那里我们有美丽的彩绘器皿，而在铁器一号中则有更实用的课件。暂时的，当然不如青铜时代晚期那么具有纪念意义。

我们有许多以储藏坑为标志的定居点；人们是否生活在某种形式中，我们是否有正在定居的游牧民族，或者这些储藏坑是否可能与更永久的住宅相连，仍然存在争议。现在，从大局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过去谈论古代以色列？好吧，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有 Merneptah 石碑，我们有这次定居点爆炸，现在我们退后一步，看看地缘政治局势的大局。嗯，这就是现在各大帝国已经崩溃或者被削弱的背景。

所有这些王国都在这片土地上涌现。好吧，我们可以将这些小王国之一称为以色列。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片段放在一起，我们看看大局，即圣经的故事，这些片段非常适合大时间框架，即正在发生的大局。

在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以色列是从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的废墟中崛起的新兴王国之一。我们还开始更广泛地使用字母表。因此，抄写主义是旧约研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我们知道它的起源是字母表很早就被发明了。

事实上，新的证据表明它的发明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所以，像公元前 1700 年，甚至公元前 1800 年，是象形文字的改编，而不是像埃及象形文字和阿卡德符号一样，你可以让一个符号充当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决定性因素。你可以让它作为一个声音，但你也可以让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单词，或者你可以让它作为一个音节。

因此，不同的标志有多种不同的运作方式。字母表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只限于声音。因此，您可以拥有一组有限的符号（乌加里特语中的 20 个到 30 个左右），它们可以代表不同的声音并更简单地传达语言。

因此，尽管字母表的想法很早就被发明了，但它似乎直到后来才流行起来。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到了公元前 7 世纪，它变得更加普遍。我们有很多考古证据证明这一点。

在这中间的几个世纪里，学者们对于写作的爆发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青铜时代晚期的抄写文化现在正在适应当地王国的事实，这似乎是除了超级大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有能力雇用抄写员的时间框架。你知道，文士并没有消失。

他们去哪儿了？他们适应什么语言、什么语言世界？我们的书写起源于较小的震中。因此，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在这里看到这些圣经文本的起源，这些文本我们现在以后来的形式保存在圣经中。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圣经中保存的这些祖先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快进到美国历史，然后我们谈论祖先的故事，并展示伊曼纽尔·卢茨 (Immanuel Lutz) 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画作的图像，这幅作品于 1851 年描绘，描绘了华盛顿在 1776。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当英雄的描绘。许多人会指出这种描述的历史问题。

首先，来吧，乔治，你要像那样站在穿过冰山的船的舷缘上吗？这看起来不太聪明。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你身后有马和船。如果你坐过独木舟，你就会知道你甚至不希望有一只狗在独木舟上，除非它表现得很好，更不用说是一匹马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由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举着的美国国旗，他是他身后的第五任总统。他参加了战斗，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就在乔治身后。他手里拿着一面美国国旗，但贝特西·罗斯还没有开始缝线。

那很有意思。然后看看船上有谁。我们有一名田纳西州边防人员、一名苏格兰移民、一名非裔美国人、一名女性。

我们几个不同的美洲原住民代表。这是一个相当的单位，相当的一个单位。因此，人们会指出这在历史上不会引起共鸣。

但我说，别担心，因为我实际上，它鲜为人知，但我有一个真实的图片，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准备好了吗？这就是它真正的样子。这是一次突然袭击。

渡口是在晚上。所以事实并非如此，你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它真正的样子。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这里描绘的是什么呢？什么是存在，这里描绘的是历史吗？嗯，是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告诉故事，而不是故事告诉历史。这是基于历史事件的，但它不仅仅是事实。

这代表了 19 世纪中叶的视角，着眼于他在自己祖国的设想以及他希望在美国实现的目标。有一颗希望之星，我们都在这条船上，无论我们的种族背景如何，无论我们的原籍国如何，无论我们的语言背景如何，我们都在一起。这是他试图根据历史事件传达的信息，但其丰富的含义超出了特定事件的范围。

所以，我喜欢用这个来说明圣经在很多故事中所做的事情。它深深植根于古代世界。它植根于真实的人、真实的地点和真实的时间的现实。

但它还远不止于此。请记住，这最终是一个关于上帝和他的子民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发展的故事。首先，它并不是试图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向我们提供历史叙述。

这确实是历史上的势利，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傲慢，我们希望它以我们希望的形式而不是它本来的形式提供给我们。因此，在我们谈论圣经故事之前，我想提醒大家，其中许多故事都是对过去的事件、人民、地点和时间的艺术呈现。所以，我们将看到来自古代文化的证据。

但我们也需要记住，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样的想法：它正在向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代人说些什么。所以，我们在祖先的这些故事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从起源故事开始。

因此，许多人会说《创世记》的前 11 章是在更晚的时候写成的，也许是在君主制时期。但他们非常融入并沉浸在古代近东的世界中。因此，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对于我们要讨论的许多故事，考古证据以不同的方式运作。

我们正在研究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土的古代文本，以了解我们有一个在这里交流的世界，它以一种特定的文学风格、一种流派来讲述。这些东西如何比较和对比？所以，我们在圣经故事创作中。我们有多个创造帐户，创世记 1，然后创世记 2、4 以及以下。

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有一些残余，诗篇 74。然后我们有这种人类的叛逆。然后我们就有了这场大洪水。

然后是人类的繁衍。我们在古代近东文献中描述了这些相同的事物，有时以相同的顺序。通过比较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特定故事的不同侧重点。

很多时候，我们都试图将这个方钉挤进一个圆孔中，以解决我们希望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答案的问题，通常是关于科学或历史的问题。这些并不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所交流的目标要远大得多。

他们谈论上帝和他的子民以及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我只想指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的目标是错误的问题时，我们就会错过圣经所传达的基本内容。

所以，如果你想想起源、创造、进化等某些领域的所有争论，当我们更多地谈论这些事情而不是谈论在其古代背景下所传达的内容时，我们错过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上帝的形象为例。当上帝的形象在古代近东背景下被理解时，古人会非常熟悉，但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方式。

他们知道神的形象。国王是神的形象。国王和统治者作为偶像、肖像和圣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神的形象。

所以，在古代近东的不同地区，他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理解图像与统治者国王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你在创世记第一章中看到这样的宣告，即所有人类，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我们可能创造出任何预期的等级制度，例如种族或任何类型的性别等级制度等社会结构，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概念中被抹杀了上帝将他的形象灌输给所有人类。当我们熟悉从考古信息中恢复的古代文本中了解到的这些古代概念时，我们可以看到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其中的每一个。我们还有祖先的故事，亚伯拉罕和莎拉、以撒和丽贝卡的故事，然后我们继续讲雅各布，还有利亚和雷切尔以及其他继续创造的妻子，或者通过这些同居，为我们在《旧约》其余部分中读到的部落结构，即所谓的以色列 12 个部落，其中有不同的排序和包含内容，包括半部落和利未人的讨论，这些超出了这里直接讨论的范围。

但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时期的许多考古相似之处、文化相似之处，即在圣经研究的最早时期产生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将这些故事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后来的学者们正确地表明，问题在于许多文化相似之处（例如代孕收养）在多个时期和历史时期持续存在。因此，试图根据日期将这些故事放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会很复杂，但它们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再次提醒我们这些流动人民的故事的古老背景。

记住更大的历史背景，在帐篷里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也有出埃及记，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上帝救赎的典型行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考古证据。

这是一个问题。然而，我们从故事本身中得到许多迹象表明，作家、抄写员非常熟悉古埃及文化。这个故事有很强的埃及风味，这表明这个故事与埃及历史时期的背景非常相似。

关于这些何时会下降存在争议，但也有借用词。这个故事的某些元素比另一个地方更适合，这使得许多人认为这里实际上存在相关性，即使它可能不是许多人希望的那种特定方式。因此，一些人流行的理论是，有一个较小的群体来自埃及。

这些其他民族后来并入古代以色列，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但许多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指出，甚至圣经的见证本身也是来自埃及的混杂的人群。我们可以从征服之后的故事以及法官时期的描述中了解到这一点。

圣经似乎对这一时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之一是极其暴力和突然的。对于我们这些在神学背景下深入思考这些事情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成问题的。

看来，上帝注定了种族灭绝。当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些文本时，我提醒学生们第一步是处理这些恐怖文本，旧约中的暴力文本，无论它们是否涉及战争或虐待或对待妇女。我们必须记住，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被打扰。

这些都是可怕的故事。这些可怕的故事似乎与耶稣所描绘的上帝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如果我们不首先感到困扰，我们会跳过基督徒的真正本质，而试图跳到与历史的某种联系。

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是深入研究类型的概念，即故事的讲述方式。在第二阶段，许多不同的学者提出了非常不同的想法，其中一些想法从未发生过，一切都以一种双曲线的方式讲述，到对他们实际所做的意味着什么的不同理解。

其他人则认为，上帝允许自己在这段文字中被错误地描绘，以表明自己是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困难的文本，非常困难的文本，在最终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需要仔细、谨慎地进行，而不是以错过我们应该拥有的一些道德张力为代价。吸引这些文本。但《圣经》也将士师记中的某种不同或平行的观点描述为一个更加渐进的过程，甚至在《约书亚记》的第二部分中也将其描述为一个更加渐进的过程。

不同的迦南民族甚至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故事融入了以色列的本质。同样，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早期的学者会注意到一系列的破坏层，然后将它们与出埃及的特定日期相关联。我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讨论和辩论，他们肯定历史性的迁徙是早的还是晚的，早的日期是 1400 年代中期，晚的日期是 1200 年代还是 1100 年代。

因此，即使在那些肯定历史性迁徙的人之间也存在争论。但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将不同的破坏层与《约书亚记》中的具体描述排列起来是很复杂的。如果按照法官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法官随着时间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分布，那么所有这些数据都符合我在上一张幻灯片中讨论的更大的图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故事，它是这些文本的主要目标。现在，这不是一个凭空编造的故事，而是一个植根于现实世界的故事，而现实世界又讲述了这个故事。因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对早期以色列人的

了解，就在这次崩溃、定居点爆炸的时候，一些关于我们如何特别对待物质文化的争论，以及后来的事实青铜时代的崩溃和在这些背景下出现的描述该背景下情况的故事，我们有很多碎片在大局中组合在一起，表明以色列，正如我们在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时间并就位。

因此，在转向王国之前，我们将在此暂停讨论早期以色列。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三节，早期以色列。